

忠臣諫争玉女苑 下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4306
冊數	3 (3)
函號	159 165

内閣文庫		和書類
五 函	二 三	
六 架	三 冊	六 號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忠臣諫爭王女苑卷之下

筑後久留米

淺草文庫

新庄惇撰

男直按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
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
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
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
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
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
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
有和羹既戒既平酸醎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

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惇曰：晏子陳和同之論，而諫其君，後之人君服膺此論，用否否，諤諤之臣，則其國無不治矣。是論也。千歲不易之君，則也。人君可不奉用乎？

魯昭公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季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

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諫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蕙蕙，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

惇曰：昭公不從子家子之言，遂孫于齊，不得歸國者，不用諫也。

魯孟氏執邠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

惇曰：魯侯以不忍，不從諫，所以卒不得歸也。

魯昭公孫于齊，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

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昨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

惇曰魯侯不從子家子之言所以久勞于外也不從諫者往往如是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鐘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

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惇曰齊侯聞晏子之言善禮之可以為國而遂不用齊國所以卒為陳氏之有也故曰法語之言能

無從乎改之爲貴若齊侯可謂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者雖聖人亦如之何乎

魯昭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卽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惇曰昭公復不用子家子之言所以見辱矣魯季孫惡昭公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鵠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鵠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惇曰季孫數用榮駕鵠之諫所以永終魯也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而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用史魚病將卒命其子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惇曰靈公之不道而不亡者用史魚之屍諫也史魚之諫至矣盡矣

楚昭王將遊荊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

於殿下諫曰今蒞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之主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賞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蒞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父祖之墓以爲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於十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惇曰子西能諫諫者乎姑從君之過君喜信而後諫之於十里之外抑之於百世之後故孔子曰至哉子西之諫也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請納賂於魏獻子獻子將許之閻沒謂叔寬曰與子諫乎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閻明叔褒在召之使佐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既食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歎獻子曰善乃辭梗陽人

惇曰獻子之兩臣能熟諫者乎以已之飽食感悟

其主而不貪之令譽不損可謂忠臣矣

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甚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小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存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亦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惇曰吳王不從伍員之言許越成不知同壤而世為仇讎二十年之後果為沼哀哉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懼畏吾甲兵之疆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

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
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
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
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為大虞
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矧吾軍士乃許之成

惇曰申胥憂許越成諫曰不可許也吳王易越曰
無越何以矧吾軍士遂許成惜哉為虺弗摧為蛇
無若何是實不用諫之禍也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
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
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
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得石田也無所用之
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
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
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高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
求大不亦難乎弗聽

惇曰吳王數不從伍子胥之諫不知越為心腹疾
者是里諺所謂燈臺下暗是之謂乎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
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
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善
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眾庶其民殷眾以多甲兵
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
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司吾間今王非越是

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疢癘也豈能渡江
 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蓋亦鑑於
 人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
 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罷弊楚國
 以間陳蔡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
 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
 谿王親獨行屏營傍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
 人疇王呼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
 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璞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
 匍匐將入棘闈棘闈不納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王益
 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豈遽忘於諸
 侯之耳乎今王既變鮌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
 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荐饑今王將狠天而伐齊夫
 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群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群
 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雖悔之其猶有
 及乎王不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於艾陵齊師
 敗績吳人有功

惇曰夫差不用申胥諫播棄黎老而頑童比謀幸
 勝齊而不知為亡階使負自殺不覺寤其非遂至
 滅亡者不用忠諫也矣

越王句踐棲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
 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
 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
 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也夫雖無四

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
養筮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誓之上然
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
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
君句踐之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微聲聞於天王
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
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
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
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
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
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
卽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
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
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
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員聞之陸
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
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
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
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大宰
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大宰
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
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
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
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

問傷者養生者吊有憂賀有善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躬親施善政於國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夫差行成句踐不許遂滅吳

惇曰夫差不聽忠臣之諫反用不忠之諂諛句踐悔過用范蠡大夫種之忠諫雪會誓之恥復國遂至滅吳而吳王不覺寤愚哉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為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

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

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
 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
 請士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
 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
 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於國
 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
 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
 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官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
 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曰節事
 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
 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
 不至不可疆生事不究不可疆成自若以處以度天
 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
 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
 曠其衆以為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問必有以知天
 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
 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
 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
 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睦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
 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
 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疆而不剛德虐
 之行因以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
 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
 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

聲章明種亦不如蠹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為之

惇曰越王初不用范蠡之諫棲于會稽而悔過問

持盈定傾節事與天與人與地之道遂任用范蠡

大夫種雪恥滅吳並吞其國者改過用諫之功也

晉卿宴于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侮段規知伯國

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

誰敢與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

姬之讒樂有叔邴之愬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

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

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取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

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蟋蟀蠹

蠹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

難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于師遂滅知氏

惇曰知襄子不聽知伯國之諫遂致滅亡世之不

用諫者必滅矣可畏可慎焉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身體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

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

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

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且

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

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

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

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

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惇曰威王用鄒忌之言下入諫之令而進諫之士成市燕趙韓魏皆朝於齊者能求諫也夫諫之益國大矣哉

范雎說秦昭襄王曰臣居山東聞齊之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高陵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

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華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涇陽華陽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

惇曰：昭王能用范雎之言，廢內奪權之四臣，政權歸己，而國乃強盛，六國畏服焉。

秦始皇太后幸嫪毐，始皇取毒車裂之，取太后遷之。雍下令曰：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諫而死者二

十七人，而後茅蕉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之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

惇曰：始皇之暴虐無道，二十七諫士相繼就死，而後用茅蕉之諫，猶不失天下。當此時，不用茅蕉之諫，諸侯聞之，倍秦必矣。諫之不可不用也如是。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不聽。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項梁。

惇曰：諺曰：勝而締，胃纓自古未有。戰勝將卒驕惰，而遂勝者，項梁不用宋義之諫，果敗死。

言三

十車

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項羽與沛公會于鴻門范增欲殺沛公數目項王舉所佩王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

惇曰項羽不用范增之言使沛公免者如放虎若用范增之言殺沛公則天下非項羽之有而孰有之乎

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

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若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惇曰漢王數用陳平張良之諫遂滅項王有天下者能從諫也而項王不從一范增之諫而滅亡惜哉

項王軍敗困于垓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棹船

東各

十行

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
 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
 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
 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
 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心乎
 惇曰項王不忍小恥知烏江亭長之長者而不從
 其諫若從其諫而渡江東學越王之業從諫如流
 則豈何不有范蠡乎卽范增其范蠡之後乎何其
 能謀乎

漢高祖六年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
 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會諸
 侯於陳楚王信迎卽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

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
 河山之險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
 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
 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
 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懸隔千里
 之外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
 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

惇曰高祖用陳平之謀田肯之說天下治平矣若
 不從陳平之謀而擊楚王則凶器復起天下之亂
 不定矣且不從田肯之說而封他王於齊則天下
 又不治漢王之與項王相反者能從諫與不從耳
 漢孝文帝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水

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
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
之賢良其除之

博曰孝文帝除誹謗妖言之罪使衆臣盡其情好
聞其過失也蓋賢君求諫如此可謂人君之規鑑
矣

又曰文帝求諫如此而無諫者非無諫者無可諫
之事也因是觀之求諫即賢防諫即不賢然則諫
之於君乎大矣哉

諸葛孔明言後主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
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
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

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
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
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
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
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
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
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
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
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
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
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

言

車

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
 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陛
 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
 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
 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
 當世之事由是感激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
 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
 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
 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
 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以復興漢室還于舊都此臣
 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
 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
 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禱
 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
 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
 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惇曰孔夫子之後有此人此人之後又無此人惜
 哉命之不永若其得壽雖庸主漢可復興我
 朝楠氏可謂其後之人共雖無成功信義之不動
 確乎不可拔矣

忠臣諫爭王女苑卷之下終

東

行

忠臣諫諍王女死跋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家君性質直。有
諤諤之風。嘗讀史。至於召公諫厲王不從。王遂出奔
於彘。國人聞太子靜匿召公之家。乃圍之。召公曰。昔
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
我為對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對怒。乃以其子代王
太子。太子竟得脫。不覺流涕灑卷。慨然深有感於忠
直愛君之意矣。此書之所由起也。世之為人臣者。讀
之。益興忠誠之心。而犯顏納諫。不顧其身。為人君者
讀之。益發誠實之心。而假色求諫。能用忠直之言。則
是輯者之所庶幾也。

忠臣諫諍王女死跋

安政三年孟春

男直識

